



近日,资深出版人、作家龚曙光时隔5年带来散文新作《样范》。提及龚曙光,出版同行并不陌生。他是《潇湘晨报》创办人、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长。2010年10月28日,龚曙光在上交所挥槌敲响中南传媒上市的锣声,中南传媒成为我国第一支全产业链整体上市的出版传媒股。担任一家出版集团“掌舵者”10余年,可以说,龚曙光一直是出版发展大潮中的在场者、弄潮儿。

## 以作者身份反思行业,这位出版“老炮”有何结论?

■中国出版传媒报 张聪聪

近日,龚曙光的第三部散文集《样范》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他以生动的故事和朴素的笔法,从个人交往视角回溯了与韩少功、张炜、黄永玉、锤叔河、唐浩明、残雪等十几位文坛名家交往的点滴,致敬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湖湘样范乃至时代风尚。

龚曙光的前两部散文集《日子疯长》《满世界》分别出版于2018、2019年。当时,谈及创作初衷及身份转换,他曾表示,在纯粹的写作之外,想通过亲历个人作品的出版,站在作者的角度体验和反思自己所在的出版行业。5年过去,这种体验和反思得出了哪些结论?对于当前出版行业的诸多焦点问题和同行们面临的困惑,他有何看法?在龚曙光参与新书首发式之际,记者带着一系列问题采访了这位履历丰富的“前辈”。

### 认清行业的本质

龚曙光的身标签很多:作家、评论家、出版家、媒体人、企业家。

从担任大学教师到历任湖南省文联理论研究室第一副主任兼《理论与创作》杂志执行主编、湖南省文联办公室主任、湖南通程国际大酒店执行总经理,再到创办《潇湘晨报》、担任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丰富的从业经历让龚曙光更注重“跳出”出版行业来看出版。

他强调,出版说到底是个“小行业”“慢活计”,当了作家对这种本质体会更深。“从我做出版到离开不做出版,这些年社会和行业在发展,回过头来想一想,任何一个行当这样上千年或者几百年、几十年一步步走来,行业的有些本性不是技术或者说一般性技术能够彻底破坏或替代的。”

出版是个“小行业”。不可否认,尽管关系教育大计和国民知识素养提升,但从功能和容量等方面看,出版行业并非关乎“衣食住行”等国计民生刚需的大行业。龚曙光认为,如果脱离社会整体的环境和生态去谋划行业发展,很难走远。目前,我国每年出版图书约50万种。这个数量供大于求带来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任何东西供大于求,都会不值钱、跌价。很多人认为书便宜了,大家就会读书,这恐怕是思维的一个向度。另一个向度是,一种东西满大街都是时,人们反倒不在意,甚至连它的功用都不被当一回事了。”

为了把书卖出去,各渠道图书折扣不断压低,出版机构不得不“绞尽脑汁”变换卖书方式、寻求出路:从线下渠道花式推广到平台电商资源位争夺、自营渠道构建“家底”、直播短视频带货考验综合实力。然而现实是,图书市场下行趋势难以扭转,行业“马太效应”加剧,零和竞争模式下渠道疲软,短视频电商流量“见顶”,下一个流量高地难寻。“出版量很大,收益未必很大,甚至有些出版机构连成本都包不住”。龚曙光认为,片面追求出版量和规模所带来的行业“内卷”,背离了出版是个“小行业”的本质。

当下,行业“内卷”带来的负面效应已不容小觑:内容创新乏力、同质化严重、渠道话语权大于出版链条上游的作者和出版方,流量书大行其道,从业者信心丧失,等等。经历较长一段时间粗放式发展的出版行业,追求短期繁荣大于长期价值的案例不在少数,各种形式的“泡沫”挤压优质产品的市场空间,“内容为王”向“渠道为王”“营销为王”倾斜,裹挟其中的出版机构艰难“求生”。出版精品化显然还有空间。

出版是个“慢活计”。互联网带给人类的最大改变是消灭了时间、空间的阻隔,让各环节“加速”。然而,图书等精神文化产品,其生产和传播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距离。龚曙光强调,这是该类产品生产传播需要的“硬环节”。“一个文化产品的诞生,一定要保证它的时间周期,像种一季稻子、西瓜,需要多少天的光照,必须保证。光照时间短了,生长周期短了,稻子或西瓜的质量就不行。”优质内容的生产需要给予充足的创造和打磨时间。然而当下,艺术创作的时间节奏被互联网节奏深度影响并压缩。出版社给予作家构思写作以及修改提升的周期也大大压缩。公版书、编著书充斥市场,图书创作出版周期从按年压缩到按月甚至按天计算。优质内容的生产“10月怀胎,8个月就得进恒温箱。何况很多作品10月怀胎还远远不够”。

龚曙光以自己的创作举例,即便写一篇1万字左右的散文仅需2~3天,但有时修改甚至会超过20遍,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样范》中写作家何立伟的篇章,从写完成型发给何立伟本人阅读,到这篇文章改定发布,龚曙光用了整整1年时间。

出版传播的“过程性”。内容产品的传播是期待与满足的过程。信息传播迅速、物流便捷的当下,读者从看到图书信息产生期待到下单购买,再到拿到

手周期“太短了”。“好的艺术作品不应该是快销品”。龚曙光提到,当下的销售模式中,即便大咖作家花尽心血写的作品,读者接受的过程也是快消化的。“就像木心的《从前慢》受到大众喜爱,很多人是喜爱‘从前慢’三个字代表的心态。”大家愈来愈意识到有些东西是需要“慢”的。“慢下来”的过程中,读者的关注和期待反而增强,体验感也会提升。

小红书等平台上,一些出版机构尝试在图书打磨阶段,就“公开”过程让读者“监工”,显然也是试图构建期待、满足期待。龚曙光认为,就文学作品的接受方式而言,“约定”比毫无关系情况下的“邂逅”效果要好。“比如,得知某位作家在写一部长篇,计划要3年,我们开始有期待。可能中间打磨需要更多时间,期待值会上升,最后拿到书会更尊重成果,阅读时会更投入,阅读体验就会更好。而作家在网络发布长篇,我们刷到可能只凭前面几句话判断,感觉对才会往下读,不对就放弃了。”

### 行业状态短期不会改变

不同维度的行业监测数据共同指向图书市场下行的“结论”,出版人参加行业会议、书展免不了诉苦、吐槽。无论行业整体还是从业者状态都显得有点“丧”。对此,龚曙光坦言,“丧”是正常的,并且这种状态短期内可能不会改变。

一方面,技术革新速度提高,带来应对的疲惫和焦虑。“近30年,新技术密集介入并迅速改变人们的生活,从互联网应用到当下的人工智能应用,技术革新速度提高了10倍甚至不止,且都是革命性技术,直接改变人类的传统生活秩序和逻辑。”过去“一招鲜吃遍天”,手艺活代代传承。现在技术革命加速,导致我们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加速。当我们还未适应并完全掌握一种新技术,又一个新的技术已经出现,目不暇接,难以从容应对,自然会有疲惫和焦虑感。

另一方面,未来已来,是否及何时被AI取代是管理理念的问题,而非技术问题。人工智能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对人力的辅助、对人力的替代、对人力的主宰。龚曙光表示,我们目前处于第一阶段,正要进入第二阶段。“无论出版还是其他行业也好,被淘汰已经不是遥远的忧虑和未来状态。这种革命性改变,我们无法预测。”

目前,大模型能够轻易解决一般性的文案、设计工作,脑机芯片已经在研究、实验阶段。“假如人类未来采用脑机学习,不需要传统教育教学模式,不再需要阅读而是直接脑机输入,出版还存不存在?”显然,这已经不是科学冥想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可能性。

此外,图书市场生态被破坏,也是导致这种“丧”的直接因素。“过去有说法:‘出一本好书,出版社是‘老大’;出一本烂书,新华书店是‘老大’。现在出什么书,都当不了‘老大’。这让很多上游从业者感到身心疲惫,再幸运再努力,最后结果还是要寄望于人,自己无法把握。”图书供给与市场生态的变化也能直观体现当前市场生态存在的问题。龚曙光解释,过去由供给到市场,后来由供给与市场协调,到现在由市场向供给挤压,最后形成供给与市场的断裂,导致现在即使按照传统出版模型、流程、管理模式去走,现实焦虑也在增加。

### 问答

记者:前段时间,出版机构与某电商平台关于6·18大促图书折扣的矛盾引发业内关注。我们注意到,社交平台上许多读者的评论和出版人的态度截然不同。读者不理解出版机构的做法,并且觉得书还是很贵。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龚曙光:供需永远是矛盾的关系,在特定的点上会形成平衡。显然,一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与供需平衡形成了冲突。老百姓被电商的折扣、薄利“喂养”多年,自然不会对其中某个行业宽容。但现在最可怕的是,互联网导致我们某些成本的降低,但同时也极大地挤压了一些服务性行业的利润。

过去,出版业的行业利润相对较高,现在受到挤压,这是整个互联网销售渠道打通后的一种倒逼。如果我们把出版行业当作服务性行业,这种倒逼带有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老百姓认为书卖得贵,这种情绪可以理解。如果我们认为出版行业是创造性行业,利润被倒逼挤压,对行业显然是不利的。黄永玉的画卖高价,我们觉得合理,莫言、残雪等作家的小说为什么要贱卖?

正常渠道环境下,找到好作家产出好作品,编辑发行等从业者从专业角度能判断作品好坏、估算销量。后来,从业者都把目光聚焦在董宇辉身上,寄望于董宇辉来“宠幸”自己的产品,并不断寻找下一个“董宇辉”。“董宇辉”推荐的书就是好书吗?靠这种模式卖出去的书被读了吗?“董宇辉”能影响的是目标读者吗?这些是存疑的,龚曙光希望大家冷静思考。“一年几十万的图书品种数,肯定不可能靠董宇辉一个人卖。”

### “科技为王”时代廓清行业的未来

2009年,中南传媒上市前一年,在坚信“内容为王”信仰的同时,龚曙光曾表示出版业进入“资本为王”的时代。后来这些年,“内容为王”向“渠道为王”“流量为王”倾斜,出版机构在与资本、渠道的博弈中往往很难掌握主动权。当下及未来的出版业,到底什么为“王”?这成为众多从业者的困惑。对此,龚曙光觉得应该分两个维度看。

一个维度是将出版业置于社会的开放体系中。那么,出版是服务性行业,是“小行业”,很难去影响资本、资源和科技,肯定拿不到主动权。“出版业服务于人类生活的需求,看起来很大,实际上不大。”资本、资源和科技等相关要素会影响出版,但出版业在某个时间点上很难影响它们。服务性行业不可能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主流要素。“所以,我从来不为出版主宰过资本、资源和科技这些要素,今天也不例外。”

另一个维度就是将出版放在封闭空间里。“我们过去谈‘什么为王’这些,表面上视野是打开的,实际上是给出版业画了一个框再来谈,是在一个小空间里来谈的。”在他看来,这种谈论没有多少意义,更像从业者的“自说自话”,而不是与社会的对话。

至于现在及未来什么为“王”,出版还不能按照我们的想象持续,龚曙光认为,10年左右的时间会见分晓。“未来肯定是科技为‘王’。”

他认为,未来,阅读最大的作用将不是知识积累,而是对个人生命的唤醒。某些意义上,读书是在唤醒人的某些潜能,在阅读中发现自己的潜能,让自己变得更“完美”。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医生不需要阅读大量专业知识和病例,便能借助人工智能为病人找到用药、手术等治疗方案;律师不用阅读法律条文和案例,就能靠人工智能找到辩护思路和相关规定。人类读书的功用和作用会被颠覆和改变。

“未来只有两种人不可能被AI替代:‘天才’和具有‘驯兽’本领的人。”龚曙光表示,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最终是工具还是主人,谁说了都不算。在人工智能对人类是辅助或在有限空间替代的关系前提下,我们可以争取成为两种人。一种是“天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提高,“天才”的定义也会越来越窄:必须大脑思维结构优于大部分人类思维模型,拥有人工智能达不到的优势。另一种就是在专业领域尽可能做到最好,能在专业领域当“驯兽师”的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将人工智能当猛兽去“喂养”、训练,最终让其为我们服务。这需要一个过程,但也是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可以做到的。

涉及人类文明的创造,是整个社会都看重的标志。

我们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需要在这个时代达到一定高度,那么对于精神产品的创造就要给予一定保护。国家需要出面干预,避免过激的“内卷”式价格战。当然,单凭一家出版公司甚至几十家出版社与渠道的博弈,很难有实效,可能全国所有的出版集团联合起来,会有一些效果。

记者:年轻从业者如何提升竞争力,让自己面对纷扰更有定力?

龚曙光:出版行业的编辑等从业者要找准自己的方向去钻研,只要出版不“死”就会有饭吃。然后,要加快学习人工智能,给自己赋能。此外,要专注。干哪个行业和门类,要尽可能钻进去,越钻越好。未来,通才都是大模型,要钻成专家才有竞争力。相关知识和能力只要有前人经验,大模型就具备了。因此,要钻到自己知道的东西,人工智能没训练过。要你掌握的这个东西大模型都不知道。当然,达到这种程度,也需要定力。



中国出版传媒报 7月31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第五届学院知识竞赛通过新浪微博直播平台举行。此次竞赛延续以往的风格,以“探秘霍格沃茨”为竞赛主题,以学院为单位展开赛事。活动由资深“哈迷”、青年评书演员郭鹤鸣与“哈利·波特”系列责任编辑翟灿、朱茗然、王玥瑶共同主持,“哈利·波特”系列译者马爱农与《哈利·波特:一段魔法史》译者向寻、冬翌为比赛助力。人文社“哈利·波特”编辑团队带领来自全国各地的“哈迷”共赴阅读与竞赛之旅,观看总量近百万人次。

为了让读者全方位地体会与见证魔法课的丰富与奇妙,比赛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全7册所涉及的魔法课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并以课程为线索,最终形成黑魔法防御术、保护神奇动物课、变形术与魔咒学、天文学与占卜学、草药学与魔药学五轮比赛环节。“哈迷”以“学院+答案”的格式通过网络进行抢答,五轮抢答过后,累计得分最高的学院获胜。经过激烈角逐,以智慧著称的拉文克劳学院延续了上届大赛的辉煌,最终赢得冠军。

“哈利·波特”系列图书译者马爱农和责任编辑翟灿向读者分享了对霍格沃茨的第一印象、最爱霍格沃茨之处以及自己最喜欢的魔法科目。

翟灿告诉读者:“学院版第6册和第7册已经进入最后制作阶段,很快可以和大家见面;令人期待的《哈利·波特:魔法图鉴》也完成了翻译工作;今年10月会推出25周年纪念版的全7册,这个纪念版会使用大家最期待的中国版首版封面。”

人文社在出版“哈利·波特”系列的24年间,始终注重多种版本和周边书的开发,满足读者更加丰富与个性化的需要,迄今已经出版了平装版、典藏版、英汉对照版、全彩绘本等20余个品种。今年,人文社继续壮大“哈利·波特”图书家族,于3月推出由大英图书馆编纂的官方授权周边书《哈利·波特:一段魔法史》。该书收录了J.K.罗琳携手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与大英图书馆精心筹办的展览“哈利·波特:一段魔法史”的全部内容。该书的两位年轻译者向寻、冬翌分享了自己的翻译体验。翻译过程中,她们感受最为深刻的是,“哈利·波特”中的诸多神奇想象都可以从《哈利·波特:一段魔法史》中找到根源。(沈西)

中国出版传媒报 2024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8周年,也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为深入弘扬长征精神,激励当代青少年勇于担当、不懈奋斗,浙江文艺出版社近日推出人气童书作家海小枪创作的“长征·我是红小鬼”系列(第二辑)。该系列包括《1935年的雪》《我的女兵连》《少年侦察兵》3册,以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情节,再现红军长征途中的壮丽史诗。

该系列以红军长征时期为宏大背景,聚焦于红军队伍中一群特殊的存在——红小鬼(少年红军),通过主人公王小北的视角,讲述了他如何跟随红军队伍翻越夹金山等天险,突破重重艰难险阻,以及在女兵连中执行任务,不断磨砺成长的感人故事。书中不仅展现了红军战士英勇无畏、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更深刻描绘了少年红军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是对长征精神的一次深情致敬与生动诠释。

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长征故事传播得更广更远?“长征·我是红小鬼”系列(第二辑)的推出,便是让新时代的青少年通过阅读跨越时空的界限,近距离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深刻理解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在人生的征途上,勇于面对挑战,不断追求卓越,迈向更加宽广、更加光明的未来。(沈西)

## 第五届「学院知识竞赛」吸引近百万人次观看

## 「长征·我是红小鬼」讲述少年红军故事,再现长征壮丽史诗

